

《神笔马良》作者洪汛涛

童年的梦

和童话大师一起寻找『童年的梦』



海豚出版社

DOLPHIN BOOKS

CIPG
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

《神笔马良》作者
洪汛涛
童年的梦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童年的梦 / 洪汛涛著. —北京: 海豚出版社,
2012.6

ISBN 978-7-5110-0921-0

I. ①童… II. ①洪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93705号

书 名: 童年的梦
作 者: 洪汛涛
责任编辑: 董 锋 徐婵媛
选题监制: 陈禹舟
选题策划: 李萍liping314@126.com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: 100037
电 话: 010-68998879
传 真: 010-68998879
印 刷: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32开 (640毫米×910毫米)
印 张: 8.25
字 数: 120千字
版 次: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0921-0
定 价: 26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童话，是一只快乐鸟。
它，永远在孩子们中
间飞，飞到谁的身边，谁就
得到快乐。
童话，在每一个孩子
身边。愿每一个孩子都
快乐。



范用

目录

CONTENTS

童年的梦

放生池 | 002

小学时代 | 009

我的老师 | 013

我的一篇“作文” | 021

流浪求学记 | 027

我的座右铭 | 033

我的写作习惯 | 035

我的业余爱好和兴趣 | 038

我的书房 | 040

我的引路人 | 042

曾有这样一位画家 | 044

记一个日本士兵 | 046

书有我曾经我读 | 049

童年的梦 | 051

你喜欢童话吗？ | 055

读童话写童话 | 057

和台湾的孩子们在一起 | 058

童年的梦之一 | 060

童年的梦之二 | 064

童年的梦之三 | 074

童话大师

“为人生而艺术”的叶圣陶 | 088

“为孩子写作是幸福的”张天翼 | 104

诗意童话作家严文井 | 126

陈伯吹和他的童话创作 | 143

把童话举在头顶上的巨人贺宜 | 158

金近和他的童话创作 | 180

童话影剧家包蕾 | 192

葛翠琳和她的童话创作 | 204

附录：洪汛涛和他的童话创作 | 223

后记：大师精神永励后人 | 246

洪汛涛的私家相册 | 248

1

童年的梦



放生池

我的家乡在浙东山区，县城的四面都是高低的群山，中央是一块盆地。一条浦阳江，弯弯曲曲，从山里流出来，淌过平原，又从山的缺口流出去。

一年夏季，一个多月没下过雨，浦阳江水窄得像一匹布，河滩上的鹅卵石晒得快要裂开了。宅前宅后的井水，一下跌落了许多，人们只能喝井底那浑浊不堪的泥浆水了。

庄稼整片整片地伏倒，颜色由绿变黄，像濒临死亡卧床的病人。

大家发急了。有几个老人出来，牵头带大家跪到城中心那个广场上，向天神祈求下一场大雨。可是，几个体弱的人晒得昏了过去，天神还吝啬得不肯舍施一丝丝甘霖。太阳当头高照，阳光像火烤那样发烫。有人在石阶上放一枚生鸡蛋，不多会儿也熟了。大黄狗在檐头下，张大嘴巴，伸长舌头，直哈气。我们这些孩子，不管大小，只穿条裤衩，光膊赤脚，到庙宇、祠堂的青石板上，有的下象棋，有的滚铜板，有的打弹子……

老人们求雨不成，又联络邻近的乡乡村村，举着长旗，背着大幡，抬着香案，一班锣鼓，一队丝竹，打打吹吹，爬山过岭，到浦阳江源头去接龙了。

我们孩子还在清晨的好梦中，队伍早就出发了。傍晚天黑时分才回来。我在街上看见队伍最后面，是两人抬的一张八仙桌，桌上

铺着黄巾，中间放着一只大口蓝花瓷瓶，口上用一块红绸子覆盖着。我知道，这里面是他们从江的源头水潭子里接来的“龙”。

这“龙”有多大？是什么样子的？谁也不能说，谁也不准问。这对我们孩子来说，心里痒痒的。谁都想知道，可大家也都懂得，这疑团，不好说出来。

想不到，这天的后半夜，刮起了大风，又打雷，又闪电，果然下了一场瓢泼大雨。持续了好几个时辰。

我也被风声、雷雨声、大人们起来关窗户声，所惊醒。大家都说接来的“龙”真灵验。我也十分相信，这场雨，是接龙接来的。

田里的稻子又挺直站起来了，井水也慢慢上升，浦阳江的水流，一下宽了好几倍，天气变得凉快多了。

一场灾难，逢凶化吉，人们心里乐滋滋的。鸡呀，狗呀，小伙伴们，都到屋子外面的空地上来玩儿了。

于是，一些有钱的人家出面发起修葺江边那座破旧的龙王庙。那些贫穷的种田人也拿出几块用布包了又包，藏了好几年的银洋钱，交给了修庙的掌事人。

工匠们很快将这座龙王庙修得焕然一新，将庙前面那个水塘也修整了一番。这水塘叫“放生池”。听说，原来这“放生池”也挺讲究的，因为年代久了，龙王庙坍塌，放生池也淤积干涸，成为一块低陷的、长满野草的洼地。

经过修整，池子挖深了，原有的进水、出水的暗道打通了。池中央还用石头砌了块假山，种了许多花花草草。四周造起半人高的石栏杆。一泓清水，可见池底。

很快，就有许多善心人到菜市场买来一些鱼呀，虾呀，螺呀，蚌呀，青蛙呀，乌龟呀，投进池子的水里。我的母亲和我的外祖

母，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，她们也用零碎攒起来的一点钱，到市上买来一些鲜活鱼虾，送到池子里去放生。

我虽然不懂佛教中“放生”这个道理，但我每每走过菜市场，看见那大木桶里鲜蹦活跳将被卖出的鱼，却十分地同情，因为我知道，顷刻之间，它们就要被剁成一段一段，放到油锅里去烧了。就像那被剁被烧的不是鱼，而是自己那颗童稚的心。

我听大人说过一件事。说有个人将放生池中的鱼偷去，拿到菜市场去卖钱，那鱼被杀了，被杀的时候，鱼开口说话了，说它要来“索命”，后来那偷鱼的人，果然没几天就死了。

我从小就爱听“鲤鱼跳龙门”的故事，“田螺姑娘”的故事，“青蛙郎”的故事，我都将它们当成人。它们应该和我们人一样，生活得快乐。

所以，我十分敬重花钱买下那些小生物送去放生池的人。我也多么想，学着大人们，去拯救小生物。可自己是个孩子，哪有能力去买小生物放生呢！

假日，我叔父常带我去江边钓鱼。我每次不管钓到什么鱼，总是要送到那个放生池里去。有一回，叔父钓到一条小红鲤鱼，十分好看，十分可爱。我央求叔父送到放生池里去，叔父却做了只玻璃箱，将这条小红鲤鱼养起来，放在他自己的房里。

第二天，我趁叔父不在，偷偷将小红鲤鱼装在瓷杯里，送到放生池去放生。不小心，还打碎了玻璃箱。叔父回来，见玻璃箱碎了，箱里的小红鲤鱼不见了，很生气。我就诳说，小红鲤鱼被隔壁的大花猫叼走了，我去抢鱼，将玻璃箱碰碎了。叔父一向很喜欢我，也没有责备我。

实在可笑。有一回，母亲花钱给我买回来三条小金鱼，是那种

红白黑三色的花金鱼，很名贵，我竟然也一天一条，在三天中全部送到放生池里去了。

我太喜欢那个放生池了。一有空，便跑到那里去，伏在石栏杆上看。清清的池水里，那些小生物，游来游去，快乐地嬉戏着。

我觉得这里充满着爱心，这里是个快乐的，自由的，和平的世界，那样宁静、温馨，好像在读着一个个优美的童话，做着一个个美妙的梦。我常常在池子边上沉思遐想。

我那三条金鱼，一会儿排着队，一会儿散开，游得很快活。我也很快活，仿佛自己也是一条小金鱼，和它们玩乐在一起。

我看见我放生的那条小红鲤鱼，渐渐长大起来，就觉得自己好像也一下长大了，成为一个大人了。

我常常从家里拿来一些喂猪用的糠粃，撒到放生池的水面上。它们抢食着，在水面上漾开一个圈又一个圈的圆晕。

有一次，我忽然看见池里有一条黄颜色的小蛇，小得不过一根筷子长，像一条蚯蚓，头浮在水面上，摇曳着身体和尾巴，绕着池中央的假山游。大人们告诉我，那不是蛇，是龙，是龙变的蛇。原来，这就是那回人们去浦阳江源头接龙，在山谷水潭子的石缝中找来的“龙”。

“龙”一接来，便下了场大雨的事，才是前些日子的事。我油然而敬，这“龙”真了不起！但是，我的心里又冒起许多疑问：龙是天上的，怎么要变成蛇？又为什么不回到天上去呢？人们为什么不永远供着？为什么要将它放到放生池里来？放生池不是它待的地方啊！我知道，这些疑问，是不可以问任何人的。

这放生池里，住着的小生物愈来愈多。这里似乎可称作我们山城的一个“水族馆”。确实，有一次上自然课，老师还带同学们到

放生池来观察，一种生物一种生物实地讲解着，这放生池给大家许多宝贵的知识。

我记得，我在作文课时，还写过一篇作文，世界上所有的生物，都应该保护。我举例说，鸡为我们报时，我们不应该杀它，即使狼那样对人有害的动物，也不应该杀害它。我最恨那杀牛的屠夫，我见过他们杀牛，我一连好几天没睡好，老做噩梦。

我特别爱那些小生物，我认为它们都是和我一样的孩子。我把它们当成我的小伙伴。

来放生池边看水里的小生物，我觉得它们也在水里看着我。好像我们用我们的心，在相互说着话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慢慢长大，我感到一个孩子也不尽是欢乐，而且有许多不幸和烦恼。

我发现放生池里的小伙伴，也不都是那么快活，也有强者欺侮弱者，大鱼赶走抢食的小鱼，小鱼追逐小于它的虾……

一天，我见不到我放生的小金鱼，一连几次，用它们最爱吃的碎饭屑，撒在水面招引它们，它们消失了，我永远见不到它们了。

不多久，我发现那条小红鲤鱼也死了，瞪着眼珠漂浮在水面，肚皮上都是紫褐色的斑点，我用两根枯树枝将它夹上来，想看一看，有没有救活的希望。这时，一个过路人走过，把我臭骂了一顿，他以为是我在放生池里抓鱼，这真是天大的冤枉。不过，我知道，瓜田李下，是再也说不清楚的。

小红鲤鱼死了，尾巴上有一个伤口，是给什么咬死的。我好伤心。我想到要是这鱼让叔父养着，说不定一直可以活着。我们要不是将它钓上来，说不定它在江水里生活得很好，它沿江而下，恐怕早早进入宽阔的杭州湾，来到浩瀚大海的边缘。我深深内疚，好像

犯了个大错误。自然，有时我还会想到那个偷鱼去卖的人。

没过多久，我们这个平静的山城动荡了，因为日本兵沿浙赣线南下，正在向我们的山城逼近。我们的学校迁到山沟沟里去了。我离开了家乡，也离开了放生池。

直到第三年暑假，日本兵撤出了我们那个县城，我才回家。

我想起放生池，偷偷跑去看了。

江边的龙王庙给日本兵拆了，连同放生池的石栏杆，一起搬去造了炮楼。那个好生生的池塘已变成黑污污的臭水潭子了。人们告诉我，后来这放生池成了毒蛇世界。那条黄颜色的小蛇，变成了大蛇。大蛇又生了许多小蛇，小蛇又变成大蛇……水里、假山上都是蛇。它们吃鱼，吃虾，吃青蛙，吃乌龟，把水族都吃光了，就游到岸上来咬人。听说，这种黄蛇很毒。因为大家说，这黄蛇，是龙种，是接请来的龙变的，打不得，一打就要闹旱灾。所以，这里的蛇，愈来愈兴旺。再后来，日本兵索性把从各地抓来的不听话的老百姓，捆绑手脚，装进麻袋，投到这个放生池里来。这里就成了日本兵的刑场，投放尸体的地方。我忽然想到，其中也许会有为修建放生池捐过钱，或者在市场买小生物来放生过的善心人……

正是夏天，水潭里野草长得半人多高，绿得发黑，但一株株都低垂着头。阳光蒸着，草丛里散发出恶臭的腐气。黄褐色的蛇，在草的阴影里盘成一圈圈，像路上的一堆堆牛粪。

据说，晚上，这里鬼火点点，远远听见鬼凄厉的叫声。

这就是当年的“放生池”吗？

又一个多月不下雨了。土地裂开一条条口子，庄稼瘫在地上，人的嘴唇干燥得出血，都受不了啦！

听说，又有老人出来，祈求天神降雨，准备去接龙了。

战争结束了，我们举家去到远方的城市。

从家乡来的消息，说接龙不久，天下雨了。

于是，又有人在提议修建龙王庙和那个放生池了。

世界，就是这样永远因循着吗？

我的家乡，位于浦阳江的上游，是个山明水秀的地方。

家住在县城里，我上小学，进的是县城里最大的一座小学，叫浦阳小学。

当时，这浦阳小学是全县的最高学府。它的前身叫浦阳书院。

我进这所小学的时候，还是浦阳书院时留下的一排又矮又破的旧房子。里面一部分房屋是孔庙的边房改的，记得有个“明伦堂”，屋子里竖着一块大石碑，还有个“藏书楼”，藏着许多古版书。

刚进学校不久，学校向社会募捐，造起了新校舍。我和同学们一起，也曾把零用钱省下捐出来。我们也参加过建房的劳动，搬过砖，铲过土。

一座两层黄墙的教室大楼造起来了。楼上楼下，有十多个教室。另外，还盖了个开周会用的大礼堂，一个饭厅，还有一排教师宿舍。前面修起操场，后面是校园。在当时，能进这样一个小学读书是十分幸运的。

可是，芦沟桥的炮声一响，“七七事变”发生了，日本侵略军打进中国。不久，大批土地相继沦陷，战争逼近我们家乡。

我们学校无法安宁地上课了。

在我们学校操场西首的魁星楼前，搭起个很高的防空瞭望台，挂上一口大钟，从大清早开始，就有值班人员，用望远镜向四面瞭

望，侧着耳朵听四面的声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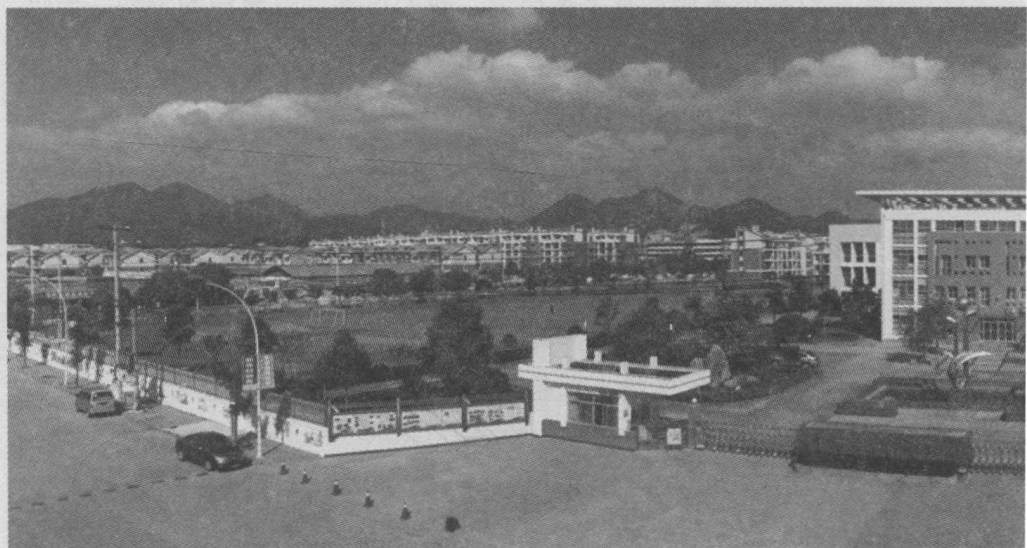
学校停上体育、美术、音乐、劳动这些课，由老师带领我们，到城外塔山的山坡上，挖起了一个个桌面那样大的土洞。

当防空瞭望台上的值班人员，一听见有“嗡嗡嗡”的飞机声，他就敲钟，发出了“当——当当，当——当当——”的钟声，这叫“预备警报”。有时候，他一听见飞机声，也看见飞机的影子了，赶紧敲起“当当当当”连续而急促的“紧急警报”。

警报一响，我们就“逃飞机”了。老师带着大家快步奔出校门，通过城墙缺口，沿公路一直跑到塔山底下，钻进我们自己挖的防空洞。

开始钻防空洞的时候，常常会遇到蛤蟆、地鼠、三脚蛇等小动物。后来去多了，这些小动物也都远避开了。我们蜷曲着身子，躺在洞里，直到飞机来到头顶时，才按老师教的姿势，趴在泥地上。

警报不是马上解除的。有的同学洞里独个儿吃带来的东西，



有的同学几个凑在一起下象棋，有的伸出半个身体采洞口的花草玩。我爱一个人躺在洞里看自己喜欢看的图书。

“当——当——当——”缓慢的钟声响了，我们叫它“解除警报”。那时我们才出来，跟老师回学校上课。

因为日本飞机常常来骚扰，所以，不时敲警报。多的时候，一天有四五次。也由于那时完全靠目力和听觉来判断，值班人员有时听到别的什么“嗡嗡嗡”声，或者看到远方的飞鸟，以为飞机来了，发错警报的事是常常有的。

这样，我们正常的学习生活被破坏了，无法按计划上课下课。过去好几个月了，可是课文才上了一点点。我们不懂的问题，老师也没有时间来细细解答了。

有时候，也不知是什么原因，空袭警报往往四五个小时也不解除，我们几乎大半天躺在泥洞里，日子就这样白白地浪费掉了。

后来，学校里为了大家能安心学习，又想出了补救的办法。叫同



洪汛涛的母校浦阳镇中心小学，2005年改名为“马良小学”，此为新校园全景。